

张学正 张志英 选评

# 缤纷的小说世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

121019

I207-48V1C<sub>1</sub>



0478712



张学正 张志英 选评

# 缤纷的小说世界

(一)

花山文艺出版社

缤纷的小说世界  
新潮小说选评（一）  
张学正 张志英 选评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14.5 印张 310 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定价：4.85 元

ISBN 7-80505-073-2/I·73

## 前 言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百花竞放，群星闪烁，高潮迭起，流派纷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了向国内外读者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我们编选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

丛书第一批共六册，即：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一）》，包括意识流与心态小说、纪实小说、抒情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二）》，包括通俗小说、象征与哲理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三）》，包括文化寻根小说、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四）》，包括新乡土市井小说、意象小说、性爱小说；

《骚动的诗神——新潮诗歌选评》，包括朦胧诗、西部诗、新生代诗、开放的自由体诗；

《多声部的剧场——新潮戏剧选评》，包括荒诞剧、象征剧、梦幻、意识流剧、多声部的哲理剧、写实、象征异面融合剧。

丛书选收的作品一求新，二求精。所谓新，就是侧重选收体现着新的文学样式、新的艺术手法、新的思潮流派的作品。

品；所谓精，是要从大量作品中选收优秀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总览全书，读者可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多元化文学新潮有一概观，并可从中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体流向。

我们在每篇入选作品之后附有关于作者的简介和对作品的评点。希望这些介绍和评点能对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由于作品的不同以及撰稿人的风格各异，故介绍和评点在写法上并不要求恪守一个统一的模式。

丛书中绝大部分是1980—1987年间公开发表的作品；个别发表于1979年的作品，考虑其在社会上与在文学界的特殊影响，我们也予收录。这对于读者对文学现象进行整体性、连续性的思考或许有些助益。

入选的同一体裁作品按类编组；每类作品中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先后。鉴于作品在形式、手法等方面互相交叉又渗透的实际情况，对作品作确切分类是困难的；本书粗略分类只是为读者阅读提供一点方便。每篇作品均注明该作品第一次发表的时间，以便查考。

由于丛书特有的选篇角度和篇幅上的限制，许多名篇佳作未能入选。对于这种无可弥补的遗珠之憾，望广大作者与读者能予理解。

这套丛书虽不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份完备的记录，然而她却表达着我们编选者对彪炳于史册的新时期文学的热烈礼赞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学灿烂前程的殷切期待。

编者

张学正、张志英、李丽中、田旭修  
一九八七年九月于南开园

# 目 录

## 意识流与心态小说·····( 1 )

- 夜的眼·····王 蒙( 4 )  
爱,是不能忘记的·····张 洁(16)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张辛欣(37)  
七奶奶·····李 陀(73)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刘亚洲(85)  
山上的小屋·····残 雪(118)  
馨毛·····陈建功(125)

## 纪实小说·····(223)

- 北京人(三篇)·····张辛欣、桑 晔(227)  
5·19长镜头·····刘心武(250)  
燕赵悲歌·····蒋子龙(278)

## 抒情小说·····(413)

- 哦, 香雪·····铁 凝(415)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430)  
白衣仙子·····张志春(451)

## 意识流与心态小说

意识流，原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最初见于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论文《论内省的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1884年），后来又在《心理学原理》（1890年）一书中加以发挥。詹姆士在讲到意识流的时候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水或流水是描绘意识状态的借喻。”这是最早用水的流动来描绘人的意识存在形态。后来，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意识流小说”就是因此而得名。

法国作家艾杜阿·杜夏丹的长篇小说《月桂树被砍掉》（1887）被公认为是第一部意识流小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意识流”成为一种流行的创作方法，并在小说创作方面形成了一个流派。法国的普鲁斯特的《追忆往昔》，爱尔兰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国的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美国的海明威的《乞里马扎罗的雪》，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均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意识流小说，主要是写人的处于流动状态的意识，它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心理描写。第一，传统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的心理活动的揭示，是表现人

物形象的手段之一；而意识流小说，从头至尾，通篇是写的人的意识流动、心理变化，它把人的意识、心理作为作品的中心。第二，传统小说中的各种描写（包括心理描写），一般是作家对于生活的理性的反映，生活素材通过作家的理智的过滤和筛选进入作品；而意识流小说，强调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的直感性、直觉性，注意作家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具体描写对象的在第一瞬间产生的感觉、印象、情绪，或者叫做未经加工的原始的感觉、印象、情绪。第三，意识流小说不像传统小说那样，经常作大量的有关人物身世的介绍或对人物的思想行为作很多解说、评价，也不注重从肖像、动作等外部形态刻画人物；而多是通过感觉、情绪、联想、想象、梦幻、内心独白等形式，让人物自己直接展示他的意识活动与心灵秘密。意识流小说要求作家“退出小说”，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况下，让人物的内心活动得到自然的、充分的流露。第四，意识流小说具有大跨度的时空跳跃性。传统小说尽管有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但总的来说，仍是按时间的顺序来结构故事的。而意识流小说，则是以作者所见、所闻、所感为触发点，展开自由联想，天上地下，历史现实，现在未来，无边无际，千变万化，互相切入，错综交织，极大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读者展示出无比广阔、无比丰富、无比奇妙的艺术世界。它不是用机械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来记叙故事的始末，而是用心理的时间来记录意识的流程。所以，它的结构方式不是单线式的、平面式的，而多呈辐射状态。

王蒙是较早将意识流手法运用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风筝



飘带》，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等，是其代表性作品。王蒙没有照搬西方的意识流手法，而是将它加以改造，使作品有一定的人物和情节，并有深刻的理性的观照。张贤亮在创作中试用了“中国意识流加中国式的拼贴画”的方法。他们的成功的创作实践都有力地推进了意识流的东方化过程。

心态小说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意识流小说，也包括一般的心理小说。它的特点是以主要笔墨展示、刻画人的复杂多变的意绪心态，故又被称作心灵剖析小说。张洁、张辛欣、刘亚洲等，均是新时期心态小说的代表性作家。

## 夜 的 眼

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杲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槐树留下了朴质而又丰满的影子。等候公共汽车的人们也在人行道上放下了自己的浓的和淡的各人不止一个的影子。

大汽车和小汽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鸣笛声和说笑声。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点。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有烫了的头发和留了的长发。高跟鞋和半高跟鞋，无袖套头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这很有趣。陈杲已经有二十多年不到这个大城市来

---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

了。二十多年，他呆在一个边远的省份的一个边远的小镇，那里的路灯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灯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不到供电。不知是由于遗忘还是由于燃料调配失调。但问题不大，因为那里的人大致上也是按照农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制而生活的，下午六点一过，所有的机关、工厂、商店、食堂就都下了班了。人们晚上都呆在自己的家里抱孩子，抽烟，洗衣服，说一些说了就忘的话。

汽车来了，蓝色的，车身是那种挂连式的，很大。售票员向着扩音器说话。人们挤挤拥拥地下了车。陈杲和另一些人挤挤拥拥地上了车。很挤，没有座位，但是令人愉快。售票员是个脸儿红扑扑的、口齿伶俐而且嗓音响亮的小姑娘。在陈杲的边远的小镇，这样的姑娘不被选到文工团去报幕才怪。她熟练地一掀电门，遮着罩子的供看票用的小灯亮了，撕掉几张票以后，叭，又灭了。许多的街灯、树影、建筑物和行人掠过去了，又要到站了，清脆的嗓子报着站名，叭，罩灯又亮了，人们又在挤挤操操。

上来两个工人装束的青年，两个人情绪激动地在谈论着：“……关键在于民主，民主，民主……”来大城市一周，陈杲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和在那个边远小镇谈论羊腿把子一样普遍。这大概是因为大城市的肉食供应比较充足吧，人们不必为羊腿操心。这真让人羡慕。陈杲微笑了。

但是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陈杲到这个城市来

是参加座谈会的，座谈会的题目被规定为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陈杲接连发表了五、六篇小说，有些人夸他写得更成熟了，路子更宽了，更多的人说他还没有恢复到二十余年前的水平。过分注意羊腿的人小说技巧就会退化的，但是懂得了羊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却是一大进步和一大收获。这次应邀来开会，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留了一小时零十二分钟，因为那里有一个没有户口而有羊腿、卖高价的人被轧死了；那人为了早一点把羊腿卖出去，竟然不顾死活地在停下来的列车下面钻行，结果，制动闸失灵，列车滑动了那么一点点，可怜人就完了。这一直使陈杲觉得沉重。

正像从前在这样的座谈会上他总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一样，现在这一类会上他却是比较年长的了，而且显得土气，皮肤黑、粗糙。比他年轻、肩膀宽、个子高、眼睛大的同志在发言中表达了许多新鲜、大胆、尖锐、活泼的思想。令人顿开茅塞，令人心旷神怡，令人猛醒，令人激奋。结果文艺问题倒是讨论不起来，尽管主持会议的人拚命想引导大家围绕中心，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四人帮”赖以立足的土壤，关于反封建，关于民主与法制、道德与风气，关于公园里有愈来愈多的青年人聚众跳交谊舞、用电子吉他伴奏，以及公园管理人员如何千方百计地与这种灾祸作斗争；从每隔三分钟放送一次禁止跳这种舞的通告、罚款办法到提前两个小时净园。陈杲也在会上发了言。比起其他人，他的发言是低调门的，“要一点一滴，从我们脚下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他说。这个会上的发言如果能有一半，不，五分之一，不，十分之一变为现实，那就简直是不得了！这一点使陈杲

兴奋，却又惶惑。

车到了终点站，但乘客仍然满满的。大家都 很轻松自如，对于售票员的收票验票的呼吁满不在意，售票员的声音里带有点怒气了。像一切外地人一样，陈杲早早就高举起手中的全程车票，但售票员却连看他都不看一眼，他规规矩矩地主动把票子送到售票员手里，售票员连接都没接。

他掏出“通讯录”小本本，打开蓝灰色的塑料皮，查出地址，开始打问。他问一个人却有好几个人向他指点，只有在这点上他觉得这个大城市的人还保留着“好礼”的传统。他道了谢，离开了灯光耀眼的公共汽车终点站，三拐两弯，走进一片迷宫似的新住宅区。

说是迷宫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单，六层高的居民楼，每一幢和每一幢都没有区别。密密麻麻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阳台，密密麻麻的闪耀着日光灯的青辉和普通灯泡的黄光的窗子。连每一幢楼的窗口里传出来的声音也是差不多的。电视正在播送国际足球比赛，中国队踢进去一个球，球场上的观众和电视荧光屏前面的观众欢呼在一起，人们狂热地喊叫着，掌声和欢呼声像涨起来的海潮。人们熟悉的老体育广播员张之也在拼命喊叫，其实，这个时候的解说是多余的。另外，有的窗口里传出锤子敲打门板的声音，剁菜的声音和孩子之间吵闹和大人的威胁的声音。

这么多声音，灯光，杂物都堆积在像一个个的火柴匣一样呆立着的楼房里，对于这种密集的生活，陈杲觉得有点陌生、不大习惯、甚至有点可笑。和楼房一样高的一棵棵的树影又给这种生活铺上薄薄的一层神秘。在边远的小镇，晚间听到的最多的是狗叫，他熟悉这些狗叫熟悉到这种程度，以

致在一片汪汪声中他能分辨哪个声音是出自哪种毛色的哪一只狗和它的主人是谁。再有就是载重卡车夜间行车的声音，车灯刺激着人的眼睛，车一过，什么都看不见了。临街的房屋都随着汽车的颠簸而震颤。

行走在这迷宫一样的居民楼里，陈杲似乎有一点后悔。真不应该离开那一条明亮的大街，不应该离开那个拥拥挤挤的热闹而愉快的公共汽车，大家一起在大路上前进，这是多么好啊，然而现在呢，他一个人来到这里。要不就呆在招待所，根本不要出来，那就更好， he可以和那些比他年龄小的朋友们整晚整晚地争辩，每个人都争着发表自己的医治林彪和“四人帮”留下的后遗症的处方。他们谈论贝尔格莱德、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晚饭以后他们还可以买一盘炸虾片和一盘煮花生米，叫上一升啤酒，既消暑又助谈兴。然而现在呢，他莫名其妙地坐了好长时间的车，要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办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其实事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很正常，很应该，只是他办起来不合适罢了，让他办这件事还不如让他上台跳芭蕾舞，饰演《天鹅湖》中的王子。他走起路来都有一点跛，当然不注意倒也看不出，这是“横扫一切”留下的小小的纪念。

这种倒胃口的感觉使他想起二十多年前离开这个大城市来。那也是一种离了群的悲哀。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而现在又认为太不够的小说，这使他长期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荡秋千，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按照人们所说的，对面不太远的那一幢楼就是了，偏偏赶上这儿在施工，好像在这里还要安装什么管道，不，不止是管道，还有砖瓦木石呢，可能还要盖两间平房，可能是食

堂，当然也可能是公共厕所。总之，一道很宽的沟，他大概跳不过去，被横扫以前本来是可以跳过去的，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桥梁，找一块木板。于是他顺着沟走来走去，焦躁起来，竟没有找到什么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绕还是跳？不，还不能服老，于是他后退了几步，一、二、三，不好，一只脚好像陷在沙子里，但已经跳了起来，不是腾空而起，而是落到沟里。幸好，沟底还没有什么硬的或者尖利的东西。但他也过了将近十分钟才从疼痛和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笑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跛一拐地爬了出来，谁知道刚爬出来又一脚踩到一个雨水洼里，他慌忙从水洼里抽出了脚，鞋和袜子已经都湿了，脚感到很牙碜和吃了带土的米饭时嘴的感觉一样。他一抬头，看到楼边的一根歪歪斜斜的杆子上的一个孤零零的、光色显得橙红的小小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存在在这里，就像在一面大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或者说是惊叹号也行。

他走近了问号或惊叹号，楼窗里又传出来欢呼混合着打口哨的声音，大概是外国队又踢进了一个球。他凑近楼口，仔细察看了一下楼口上面的字迹，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地方。但他不放心，站在楼口等候一个过往的人，好再打听一下。同时怪不好意思。

他临走以前，那个边远的地方的一位他很熟悉也很尊敬的领导同志找了他去，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去到大城市去找一个什么公司的领导人。“我们是老战友，”当地的陈杲所熟悉的领导同志说，“我信上已经写了，咱们机关的唯一的一辆上海牌小卧车坏了，管理人员和驾驶员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看来本省是修不好的了，缺几个关键性的部件。我这个老战

友是主管汽车修配行业的，早就向我打过保票，说是‘修车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去找找他，联系好了拍一个电报来……”

就是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个私人，一个老友，一个有职有权的领导，为另一个有职有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属单位修理一辆属于国家所有的小汽车。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老同志的委托，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陈杲也就不对带信找人的必要性发生怀疑。顺便为当地办点事当然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总觉得好像是穿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者穿上一条裤子结果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一样。

边远的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小镇的电报，催他快点去讨个结果。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个人。反正我从来也没坐过那辆上海牌，今后也不会坐。他鼓励着自己，经过了街灯如川的大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终点站和热情的乘客，绕来绕去，掉到沟里又爬出来，一身土，一脚泥，来到了。

终于从两个孩子口里证明了楼号和门号的无误，然后他快步走到了四楼，找对了门，先平静了一下，调匀呼吸，然后尽可能轻柔地、文明地然而又是足够响亮地敲响了门。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像有音乐，于是他摒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

三次敲门之后，咚咚咚传来了脚步声，吱扭，旋转暗锁，咣当，门打开了，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白布裤衩和一双海绵拖鞋，



他的肌肉和皮肤闪着光。“找谁？”他问，口气里有一些不耐烦。

“我找×××同志。”陈杲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说道。

“他不在，”小伙子转身就要关门，陈杲向前迈了一步，用这个大城市的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礼貌的词句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道：“您是不是×××同志家里的人（估计是×××的儿子，其实对这样一个晚辈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听我说一说我的事情并转达给×××同志？”

黑暗里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凭直觉可以感到他皱了皱了一下眉，迟疑了一下，“来吧”，他转身就走，并不招呼客人，那样子好像通知病人去拔牙的口腔医院的护士。

陈杲跟着他走去。小伙子的脚步声——咚、咚、咚。陈杲脚步声——嚓、嚓、嚓。黑咕洞洞的过道。左一个门，右一个门，过了好几个门。一个门里原来还有那么多门。有一个门被拉开了，柔和的光线，柔媚的歌声，柔热的酒气传了出来。

钢丝床、杏黄色的绸面被子，没有叠起来，堆在那里，好像倒置的一个大烧麦。落地式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杲给他们代买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潮方兴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里铺过的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